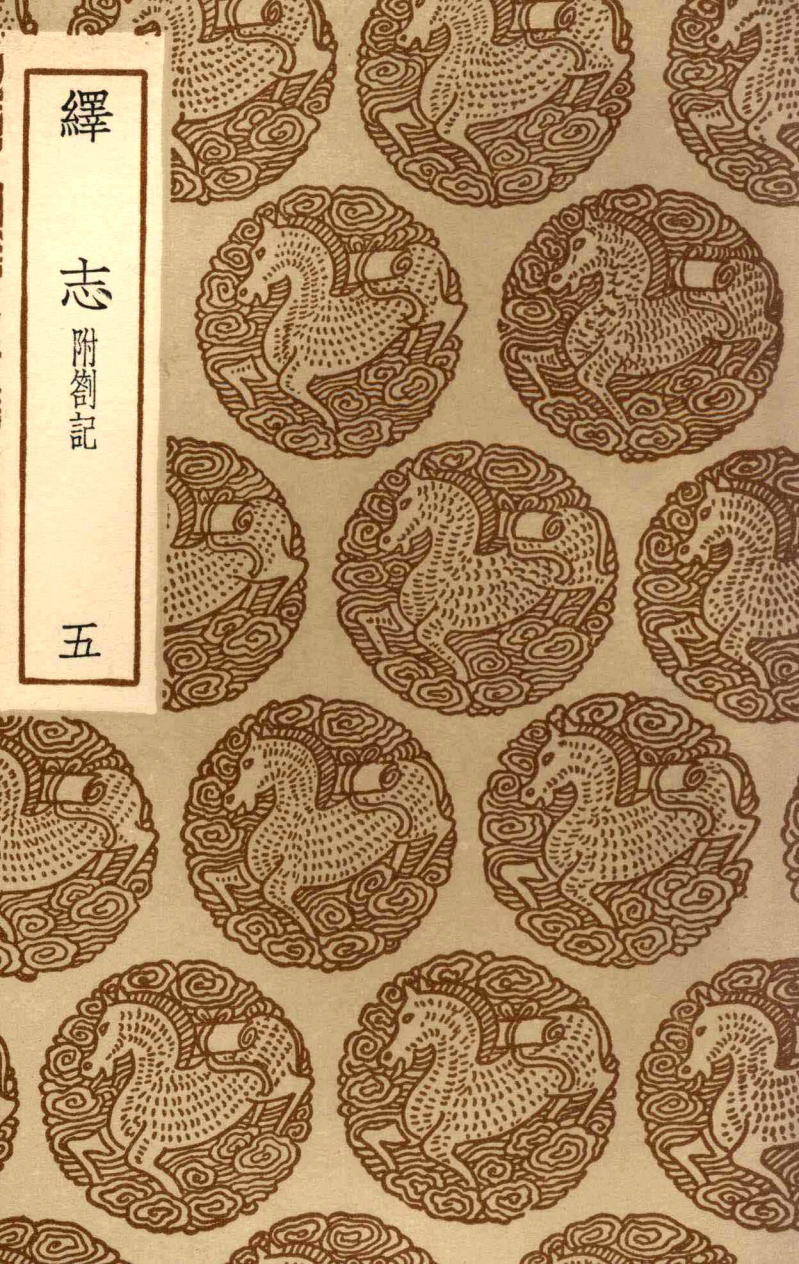


繹

志

附劄記

五





志

釋

附 割 記

胡 承 諾 撰

王雲五主編
靈書集成初編

繹

志

附五
劄記
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平

撰者 胡承諾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釋志卷十七

尙論篇第五十九

子曰。視其所以。觀其所由。察其所安。人焉廋哉。孟子之書。亦云尙論古人。揚子曰。國君將相卿士名臣。參差不齊。概諸聖。此尙論之惜也。夫論人者。治人也。五常者。治人之法則也。易之三才。書之九疇。詩之治亂。春秋之王法。禮之物我兩盡。皆以贊襄五常。使成治人之功者也。雖藏心難測。品類千億。性尙分流。爲否異適。本乎五常。參以六藝。未有不得其平者。何也。人性皆同。而不同者。非性也。人情皆一。有不一者。非情也。故百世之下。千古之上。揆之而不爽。命之而各當。蓋至理所期。古猶今也。故是非成敗。可以今之情理決之。今之所非。古不獨是也。今之所敗。古不獨成也。觀己可以知人。觀今人可知古人。其禮義性情。未始有二也。故持論之家。力功而遺道。尙知而輕仁者。不可與論天下士也。推其所得于人。守其所得于己。記人之善而忘其過。道德功業。備乎身而不伐。動則優于權。靜則存其正。而後可論天下士也。君子論世。不敢有自我是非之意。其于賢者。不取一事偶合。而取從入之正。不獨凡事中道。更美中心之誠。蓋道德之士。不求名譽。常欲人悉其隱者。其所樂者同也。彼小人者。因一法偶弛。遂動于爲惡。緣一念旣安。遂果于作非。然而姦雄之行。不畏名義。常恐人見其情者。以其無所遁也。知賢之爲。所以使人快于爲善。知不肖之爲。所以使人憚于爲惡。盡一士之顯微。而後可盡天下之才。使萬類之動。貞于一。而後一世之情。止乎。

禮也。蓋君子求在我者，辨是非邪正，亦所以自爲也。欲聖人之道行于天下，是以樂得其人而稱道之。又
 以爲處乎斯世，常思接引偏才，進偏才于道，則賢士衆多，而世運亦可轉移。所以自修未已，出而論人，匪
 直今人兼論古人也。尙論之法，不可隆人子之美，而抑損其父以實之。不可隆人臣之美，而抑損其君以
 實之。不可亟稱一君子之美，而抑損衆君子以形之。至於論聖賢之事，猶不可實以世俗之情。彼聖賢所
 爲，中正之體也。世俗之情，陰私之體也。度以中正，無往不見。聖賢所爲，皆人倫之至，而于己亦甚有益。度
 以陰私，其視聖賢所爲，皆不甚有益于己。用以快一朝之刻責，而不顧其安。苟論纖察，及于聖賢，則其所
 深信而篤好，步趨而景仰者，必將反乎其類。東西易面而不自知矣。其他大賢以下，平易近人，不爲畸異，
 以非義干之，則不受也。若更責以柔諧，則失之矣。如臨如履，小心過人，以非道迫之，則不畏也。若更求其
 宏達，則失之矣。辨析義理，極于毫芒，以詞說求之，若無能也。若更觀諸堅白同異之察，又失之矣。進退之
 際，逡巡遷延，寧失無得，寧後無先，以求合乎出處之義，斯爲得之。苟非其人，則閉門稱疾，與朝暮馳請，皆
 養名之具也。若徒信其偃蹇，昧其競尙，又失之矣。故盡人稱譽，不足尙也。盡人訾毀，未可棄也。必衷以五
 常，參以六藝，而後可語知人之事也。不明禮義，而欲進退古今，是猶盲者而指歧路之別也。能觀古今，不
 求禮義，猶是入深山大澤，不覩山川險固，風雲蒸蔚，龍虎隱見，而取諸一丘之貉，一曲之流也。更有放言
 高論，顛倒是非，反道倍德，而不可窮詰者，亦可持論不衷，好以刻取入異，措諸詞說，不知紕繆，施諸行事，
 跬步而躓者，所云言僞而辨，記醜而博，其爲害也，更甚于拘牽舊文，沈溺俗學也。孔氏之門，羞稱五伯，然

而春秋之法猶舉桓文以明義。乃知後世之事。皆可明先王之義。故讀書者。尋其大旨。有時節取一二語者。取以證義。非取以證不義也。論人者。觀其大節。有時難舉一二細行。亦惟有助于義者舉之。非拾其有害于義者。毛舉之也。更有天下大勢。前代得失。以數十年營綜約之作。一事原委。其論必不精細。又將一事得失。引之爲數十年治亂。其說亦不親切。皆無當于往事。無益于後人也。此尙論之惜也。古未有破一國都而遣偏師者。楚之諸將。遣沛公入關。此危事也。豈策秦將持兩端于外。秦臣竊國柄于內。有隙可乘。因而乘之邪。不然。則恐沛公之方張。而故遠之也。然沛公卒以此成功。觀其毅然獨往。無借助大軍之意。其識力固勝任矣。且認理甚真。故可獨當一面。入秦之初。諸將或請殺子嬰者。沛公直以屬吏所據者。不殺降之義也。義不在遠。取諸固有之說而已。趙襄論將。悅禮樂而敦詩書。詩書義之府也。禮樂德之則也。沛公不殺子嬰。有德有義。所以可爲大將。而獨當一面也。若袁術、楊玄感之流。一辭大軍。卽膽落矣。焉能前進。進而有勢。卽膽麤矣。焉能仗義。然爾時爲沛公計者。亦宜自爲一軍。若久處懷王之側。終當受其繫維。爲無用人也。光武請徇河北。亦此意也。爲天下所屬望者。一言一動。不可觸情任意。書曰。天命自度。詩曰。帝度其心。皆不觸情任意。極其所欲者也。沛公入秦。張良、樊噲之諫。至哉言乎。雖上帝臨女。不易其說矣。沛公欣然從之。自以其身納法度中。束縛檢括。曾不措意。此豈常情所爲。與詩書之惜。不甚相遠矣。鴻門之免。雖曰天命。然人事亦有兩端可法。初入關中。不貪府庫。完而致諸有司。故守關備他盜之語。似乎可信。項羽雖聞守關而怒。未必不以不私財物爲喜。喜動于心。則殺機解矣。相見之頃。詞卑屈而心至誠。

卑屈雖在臨時。至誠信于平日。羽與沛公共事日久。其相信亦不在此時也。帝王舉事。不與人爭低昂。但爭成敗爾。小許小貪。平日爲人所忌。一旦有難。適自縛耳。其計畫無復之矣。慕容垂寧出亡於外。而不除君側之惡。此老成之見也。蓋除惡于內。害必及國。身亦在不可知之中。出亡在外。命雖懸于敵國。而生理未絕。未若本國見忌之深。卽命之速也。其子又欲掩襲鄴城。垂復不可。蓋失勢之人。不宜履險。斂藏蒲伏。尋夷坦之途。以安其身。俟沴氣旣盡。而徐爲之謀。此遵時養晦。藏器待用之機權也。彼不忍小忿。以覆宗國。期死爲勇。以邀大福者。焉足語此。其不先發也。乃公子友如陳之智。所謂內難則避之。其不掩襲也。鑒于晉之鑾盈。宋之華向也。事理具在書傳。惟英雄得而用之。其不及此者。見其成事。以爲固然。且以爲適然而莫之觀省。則無所取益爾。苻堅喪師之日。往奔垂軍。垂之子弟。皆勸卽取之。垂亦不從。以其兵屬堅。此事最難。然亦有定理。蓋此時取堅。必與秦人爲仇。一軍之外。莫非怨敵。卽本部之人。安能盡與垂同心乎。他日事窮理極。拱手受之。所謂女子貞不字。十年乃字。濟屯之中道也。豈但不忘舊恩邪。垂不坑幽州。不嗜殺人也。不取苻堅。不行不義也。其言曰。君子不怙亂。不爲禍先。蓋命世之人。其馭物者。正大之情也。道義之勇也。舍此無可道也。唐肅宗靈武之事。論者責其不俟父命。比于篡立。以當時事勢論之。明皇倦勤以後。任使皆謬。欲其驅策諸將。糾合義旅。則明皇不如肅宗也。蜀中地勢險阨。無他道可以出奇。整旅而東。崎嶇棧道。旣久。將帥氣奪。士卒形頓。雖以諸葛神武。猶且無功。靈武則地勢坦夷。便于長驅。且又近乎太原。與李郭相倚。可以北擣范陽。南收長安。以地形言。蜀中不如靈武也。且明皇西奔。楊國忠猶在。明

皇必不能去國忠。肅宗亦無自去國忠之理。天下知勇之士。必不爲國忠用。國忠所用。必爲憚人。以此其圖恢復。其何日之有。爲唐宗社計。肅宗當辭明皇而北。旣辭明皇。卽不得不正位。以號令天下矣。凡事之成功。而不大悖義理者。不必深求疵瑕。所以廣任事之途也。父子相繼正也。天之所廢。必若桀紂。書曰。天惟五年。須暇之子孫。非頓絕桀紂也。待其怙惡而後去之。晉惠帝之愚。未若桀紂也。衛瓘遽請易子而立弟。更張名分之次。傷夷父子之情。未可謂臣道之正也。武帝父子之親。宮庭接見多矣。容貌辭氣。亦當素有覺察。何必屏絕宮臣。微試以答事。機智不密。使姦人得施詐僞。此一事也。君臣皆失。且受命用歲之終。探策得一之數。蓋有天焉。非人所能爲也。司馬氏之惡稔矣。天心安得無討乎。豈無辟王。賴前哲以免。爲賢者言也。祖考惡德。子孫以面掩牀。聖人所以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必不爲也。漢靈帝召蔡邕。對金商門。將以求直言也。而令曹節。王甫。受其詞。邕之所言。大抵攻斥宦官。故宦官造作飛條。邕遂髡鉗遠徙。此何爲者也。唐文宗旣與宋申錫成謀。惟宦官是去。宦官惡申錫。誣以謀立漳王。文宗不能庇申錫。且真有憾于漳王。此何爲者也。旣思洗元和宿恥。引諸儒對策。劉蕡之直。考官不敢取固也。李郃請回所授。以旌蕡。直帝亦不納。此何爲者也。宋神宗之初。方以財用不足。命其臣置局看詳。裁減國用。講修錢穀之法。未幾聽王韶言。復圖開邊。以不足之形。爲有餘之事。此何爲者也。蓋數君之心。病在多欲。多欲則執理不定。見事不精。慮事不周。記事不悉。或前後自相矛盾。或彼此互相妨害。皆不能盡知也。所以大業之世。內史宣敕。前後相違。有司不知所從。亦數君之類也。夫君宜法天者也。天之所以爲天者。生生之意。廣大流通。成

始成終而無息其滂沛沾暨也。若龍之興雲爲雨。其堅實完固也。若山附于地。百穀草木麗乎土也。人君之德。內外終始。一發竝至。稍有滲漏。卽成大罅。惟自少至老。皆從事于學。如說命所云。卽無以上數君之事矣。項羽匹夫之雄。不知治道。徼時之亂。而爲盟主。以爲天下之大。可戰勝服也。百姓之心。可誅殺定也。豈知戰彌勝而敵國愈堅。殺彌多而百姓愈叛。何也。以其舍仁義而誇斬將之雄。知其不能靜亂安民。是以敢于不服。或鬻其城。或披其軍。逃遁轉徙。以待耆定之人也。且由周而來。七百餘歲。無賢君主持斯世。地醜德齊。莫能相尙。期逝不至。而多爲恤。奚取卜過其曆乎。又經秦人之亂。天下皆趨詐諛。二世子嬰之末。思一變其故俗。不可得也。項羽乘之不埽地而求更新焉。又將以力征爲事。不敗于西。而敗于東。自然之勢也。李密頗識故事。與羽不同。而其敗亦復不異。何也。密之舉事。欲自帝者也。一旦受詔討賊。與其始謀頓異。凡事至中途而易。始謀者。卽敗局也。化及負罪天下。其人又庸劣。除之無當。取天下之數。存之不足。樹天下之敵。而用兵于此。戰雖勝而力敵。亦敗局也。密始爲元感畫策。勸以跳取關中。及身舉事。亦復徘徊鞏洛。不能西上。爲人謀則明。自爲謀則暗。亦敗局也。密豈不知而計出此。蓋欲立功于探囊。可取之化及。以悅隋主之心。而爲柄政之階。然後弑逆之事。可在掌握。以草澤而兼權姦之局。是厖難也。凡舉事而計畫厖難者。亦敗局也。總之。密之爲人。文中子決之詳矣。可以造亂。不可定亂。終爲人所菹醢。其胸中絕無仁義。與項羽同也。易之爲卦。有屯有解。屯者。人道所以斡旋。解者。天地所以休息也。屯而不解。生人幾盡。解而猶屯。大業未終。二者皆不可不思其道也。初起之時。必無保萬全。而坐致天下之理。凡奔趨形

勢摧陷營壘。畢命戰陣。皆履險以求濟也。天下一口未定。英雄豪傑。無由安處。若一日晏安。使精銳潛消。羈旅易散。是拱手而待斃也。魏孝文所以親御六軍。發明先生革路之愴。以示羣臣。此得濟屯之道者也。及其大勢既定。聖賢之心。惟欲使不肖之人。自我變爲賢智。疲敝之人。自我措諸衽席。獷悍綏爲臣子。爭鬪之習。歸于和一。與天下相尙以禮樂。而文明日敷也。至于六府三事。皆與爲調燮。與爲經營。有培克者。投諸魍魎。魍魎以懲無良。則天下自不能離。無俟誅殺以威之。宿兵以防之。光武所以止臧宮。馬武之請。而發剛柔彊弱之論。此得解難之道者也。若夫蕩平之業未終。偷安之念已及。疏謀臣猛將。而近甘言卑詞。必也。餘孽不盡。伏莽又生。唐肅宗所以有不歸之版圖也。微時之激奮其雄武。遂謂力征可定。華夷尺劍橫絕四方。必也。民庶膏野草。地脈絕阡塹。天下已潰。而上弗知。秦始皇所以有不蒙業之後嗣也。夫以桓公之賢。主盟諸夏。其所施爲。聖人因以明義。至其末年。勤王之誠。替于內。震矜之容。見于外。故春秋所書。動與危機相觸矣。君子輔相大有爲之君。成不世出之業。其于濟屯解難之道。不可不深長思也。哀姜有罪于魯。齊桓公召而殺之。此伯討也。當時齊彊魯弱。齊女有罪。魯君臣畏大國之威。顧君母之分。必疑畏而不敢討。是使婦人仗父母家之勢。而爲害于夫家。父母之家。又恃疆大而黨庇之。則人倫絕。天理滅矣。桓公仗義誅之。是也。左氏則曰。夫家有罪。非父母家所宜討也。蓋當使夫家討之。不當俟父母家討之。若必俟諸父母家。必有阻難其事。避諱其迹者。臣子之義。有所不伸矣。哀姜見討于齊。故發不俟父母家之義。以明其正。非謂齊不當討也。經文書氏去姜。見其絕于姜也。義絕于姜。則討不當在姜。而在魯矣。此

左氏義也。魯人請其喪歸葬。春秋亦諱其見殺。使若以疾斃者。蓋既正其法。故不當絕其禮。所以從厚也。固大國之好以結鄰。盡臣子之道以廣恩。故注春秋者。美魯之斯舉也。石碯論教子之法。載在左氏。古今名言也。胡氏論子猛。子朝。發明嫡庶兩棄之論。亦古今名言也。申生之事。或勸之爲吳太伯。及皋落之役。在事謀臣。復以此說進。蓋謂申生及此時而逃。則君父免斥殺之名。國內無再世之亂。社稷無幾亡之憂。于義亦無不可。左氏備載其說。以訓人君之子。遭異母之難。棄其所居之位。遠適異國。猶孝慈兩全之良法。觀事定之後。猶以陷父不義。不得爲孝。其諡曰恭。則當時從權出亡。不爲棄禮也。然大杖則逃。亦有難爲者。惟有懇辭儲位。杜門謝客。敬共朝夕。以終天年。遵老氏之格言。推以與人。繹尙書之微旨。夔夔齋栗。此外鮮餘事焉。則猶可免也。漢東海王彊。斯足法矣。楚共王埋壁之事。昭彰國人耳目。欲作亂者。緣此以生禍心。陳哀公以寵子屬貴臣。所屬又不令。是教之殺適也。漢武帝既定儲位。而名號寵幸。假借非常。故小人瞋其微。宮庭之禍。從此發端。皆君父之過也。然漢武諸子皆不延。天命所歸。又在冢嫡之裔。亦可破人君溺愛之私矣。晉獻公惡申生。里克知不能救。而欲中立其間。宋左師畏太子痤。與讒人比。而實其叛迹。此非直二君之過。乃二君實爲之。蓋驪姬之惡。非獻公所能杜絕。然有大臣摘發。未必不殺其勢。伊戾傾巧。非宋公所能照灼。然無大臣主持。亦不敢遂其謀。觀張九齡在朝。太子終無事。一朝去位。而太子危。李泌以身許太子。保其無虞。後泌雖去。太子亦安。則知晉宋二子之死。非二君殺之。二臣殺之也。君子責人以義。則舍輕以崇重。引人以義。則卽輕以明重。若責人不平其心。引人不當其類。于人我兩無益也。嗚

文仲不仁者三。不知者三。何以相傳。皆曰聖人。向戌有陷太子事。何以相傳。皆曰賢者。豈非交遊之廣。立言之長。是以翕然稱之。要皆舍重而取輕也。夫有生之類。皆有輕重。輕重之辨。非大儒不能定。君子所以貴明理。勿輕言是非也。胡氏曰。譖言之行。必有嬖妾配適惑其心。又有小人欲結內援。以爲之助。然後愛惡一移。父子夫婦之閒。不能相保者衆矣。此亦責向戌之愆也。叔孫穆子。賢者也。父子之閒。讒人爲之蒙蔽。因而相殺。至死不悟。豈禍福有數。必如卜人言乎。抑人事尙未當乎。觀叔孫處二子之事。皆失諸過躁。亦失諸過疏。君子事無大小。皆當舒徐與細密也。且不信理而信夢。尤通人之蔽。庚宗婦人。始不以正。終成大尤。亦漁色之戒也。凡嗜欲之事。意所欲爲。莫或阻撓者。恐其更爲禍胎。而牀第之閒。爲尤劇。雖成子姓。他日未知其亢宗與。其丹族與。皆始事所不暇慮。然亦後事所必至也。孟任入宮不正。子般不能有國。國內再弑。幾于中絕。非庚宗之類乎。亂賊敢行暴虐。必先試于親貴。而後及尊上。戾太子不斬江充。則豎牛之事。江充優爲之。莽何羅之難。不在五柞。而在京室。雖有程侯。恐不在周衛之內矣。危哉漢武。亦處事過躁。慮事過疏也。若石季龍父子。乃鴟梟竝在一室。非復人道。君子不當置論也。伍員諫越人行成。而引少康過戈之事。非其倫也。澆叛臣也。少康共主也。共主行誅叛臣。因而殄絕其類。祀夏配天。不失舊物。與吳越敵國不同。員引爲去惡不盡之戒。誤矣。且計勝敗之迹。昧逆順之理。非惟擬人不倫。亦恐學問駁難。施諸行事。動多隔閡。不能揆度天下大勢也。若其處父兄之仇。論者猶有取焉。父子天性也。君臣義合也。先儒科量至理。必以忠孝竝稱。以天性之重。降而齊于義合之輕。將人父子之義。不敵君臣也。員知爲

臣無仇君之理。而鄰國有相救之義。故借恤鄰之義。以報父兄之仇。聊追失禮于宗國。至于鞭尸處宮。無不可爲。乃知向者審于出師。恐不克而不禮于吳。非畏義而盡禮于楚也。總之員者俠烈之雄。卽不避鴟夷。亦功名之士。惜志之不遂。而不有其身。非龍逢比干。以身信道者也。鄭厲公初定禍亂。借樂以饗天子。原伯謂哀樂失時。必將有咎。何也。子頽雖曰叛臣。親則王叔父也。天子刑其宗族。當有痛悼之意。誅之可也。快之非也。在事諸臣。義在分憂。亦不宜快意。受其賞可也。歌舞以樂其事。非也。此理甚明。以情欲之熾而昧情欲之熾。精爽之弛也。是以知其有咎也。君子所以慎守其禮。謹持其情也。楚懷王爲秦所留。其太子又質于齊。國內無君。羣臣有欲立庶子者。此亂亡之幾也。若果行此。則國內先亂。外寇因之。袁紹之子是也。楚之社稷猶存。賴昭睢力止此事也。趙王遣相如入秦。非惟護璧。亦以觀其才也。以愛璧而失大國權。賢主不爲。謂奉璧卽可紓禍。謀士亦不以爲然也。惟得義勇兼全之人。奉命而使。俾大國氣折。不至生心啓疆。則所將者璧。所以伐謀者非璧也。戰國之時。所重不在義理。而在智略與氣俠。故唐睢挺劍。秦王色撓。毛遂叱楚。合從立決。時之所重。功成而國安。賢哲之名歸焉矣。相如之才。又在唐睢毛遂以上。秦王安能不氣折乎。但知完璧爲奇節。而無遠謀其中。亦淺膚以論天下事矣。魏文帝求雀頭香。大貝明珠。象牙犀角。玳瑁孔雀。鬬鴨。長鳴雞。于吳。羣臣欲勿與。吳王曰。方有事于西北。江表元元。倚主爲命。彼所求者。于我瓦石爾。孤何惜焉。且彼在諒闇之中。而所求若此。寧可與言禮哉。具以與之。此日之吳。未必弱于當時之趙也。文帝所求。不異乎連城璧也。吳不惜諸物。趙豈吝一璧。固知當時所爭。有大于完璧者。

是以知趙有深謀也。穰苴斬莊賈。誦說可聽。以禮論之。焉有人臣一旦握兵。輒斬其主之幸臣。而不奏請者乎。孫武斬無罪婦人。以試其術。是齊文宣之狂暴也。人臣行之。豈曰無罪。夫古猶今也。可行不可行。其義一也。太史公好奇。是以載之。左氏載景公闔廬事詳矣。此二事者。削而不錄。益信左氏爲立教之書。史遷有好奇之過也。嘗疑穰苴孫武姓名皆不見左傳。而二人者。皆有書。且盛行于後世。左氏好詳兵法。魚麗鵲鶴。皆不見遺。二人之書。豈有一語弗及者乎。蓋孫武既死。百餘年。乃有孫臏。臏。武子孫也。太史公謂臏破魏軍。顯名天下。世故傳其兵法。則今所傳孫子。當是臏書。或臏自云。受諸祖父。故著武名也。齊威王使大夫。追論古者。大司馬九伐之法。而附穰苴其中。因號曰。司馬穰苴兵法。則知左氏之時。此二書皆未出。故無從錄之。書既出于後世。未免多所附會。不必皆當時之事。凡戰國文多此類。讀書者。所重不在此。故從來未嘗置辨。然專斬斷。戮無罪。二事。尙不可不辨云。馮異初定關中。豪傑降附者。渠帥遣詣京師。餘衆散歸本業。庸人論之。必謂懸軍深入。宜借土人爲衛。不知此輩未離本土。雖曰歸附。實難信服。難駕馭。不如散者散。遣者遣。使有所歸。而大將之心。專用防敵。不必用諸部曲之閒也。若此屬不散。不有野心難伏之憂。且有狂妄推戴之變。又恐兵多勢重。或生人主之疑。其患愈不可言矣。後果有上章言異專制者。光武不疑。以其素所自處。可相信也。君臣之閒。事事謹敕。杜絕嫌疑。以防患生意外。變在理中。豈過計哉。李邑欲壞班超之功。章帝知其情。命邑受超節度。又詔留與從事。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。蓋不同心之人。留之旁側。終必僨事。不如遣之遠去。旣以德量潛服其心。又足平士大夫之憾。人主亦喜其不

擅專于境外是三善也。若快心于一時。其人積憾愈深。勢必思求一逞。舉朝知其以報怨之故。求逞于士大夫。將有戟手而佐鬪者。人主之眷。一旦移易。卽不可解。是三害也。一舉而三善備。三害去。班超得之矣。鄧艾入蜀。承制拜後主以官。此用鄧禹故事。非專擅也。平蜀之後。更欲圖吳。請厚待劉禪。以致孫休。以董卓。隴爲禪宮舍。然後開廣陵城。陽以待吳人。其策非不善。其意非不忠。然以事理論之。國家莫大之功。何必一人所爲。功成身退。未盡之事。屬諸後起。不謂從事失時也。且破一國都。殺人多矣。一事已成。又欲再試造物所忌。宜艾功未賞。害遂及也。太宗平內難。所與謀者。皆秦府之士也。未決之頃。問于李靖。靖辭。問于李勣。勣亦辭。二公大臣也。不可有所偏私。辭之者是也。太宗更以是重之。然未審二公聞言之後。義當祕其事乎。抑當微言高祖之前乎。則史家所未著論。古今之案。亦未有此比也。苗劉之亂。大臣大將皆在外。逆寇發于內。幽繫人主。而挾之以爲質。此時致討之計。緩則懼其勢張。急又懼有他變。張浚用說士爲綫索。書札往來。或正論折之。或權詞縻之。外之形勢既成。內之黨與自削。日復一日。爲逆臣者。獷戾之氣竭。恐懼之心生。復辟之舉。使彼自發其端。然後乘輿不驚。宮闈晏如。不過二十餘日而反正。始終完善。無一損傷。溫嶠之功。不若此之不勞力矣。朱勝非于王導。器量不及。端方亦不及。然危難之中。實賴以濟。如請臣僚獨對。卽在二凶得志之頃。所以相視而不疑。然此事轉關之機。全在于此。倉卒之間。所見甚捷。若遲之一日。不可行矣。當彼之時。欲更求一人易之。不可得也。總之濟一時之功。須一時之士。論才不可不宏也。夾谷之會。孔子適相。非能用孔子也。蓋知會同甚難。恐有衷甲之變。臣節不恭。恐來大國之討。是以

三卿縮衽不前。使孔子當之也。夫萊人登于壇。優施笑于幕。他人處此。苟非奮曹沫之劍。則必裂相如之誓。否則憚于生事。害成而隱忍之矣。孔子從容閒定。以正詞折之。常法斷之。聖人服禮之安。養氣之定。順禮之言。威于三軍。秉義之誅。等于天討。非常賢所及也。凡事當前而不能爲者。氣不足也。氣也者。道義所生也。道義足于中。遇事有擔當。能廓除。卽所謂氣也。君子有及物之學焉。有行義之學焉。及物者。推己所有以與人也。晉之臣讓功。漢之君讓善。亦足當之矣。行義者。道所當爲。亦欲天下共爲之。不獨在我也。以我之有餘。益彼之不足。所欲損者。潛消而默釋。所欲益者。過化而存神。孔子用于魯。而齊人章章歸其侵疆。此不言之化。不怒之威也。孔子所處之時。易所云小過也。時當小過。聖人以小事爲端。道達陽氣。俾其滋長日盛。則大事無不可爲。夾谷會。聖人之小事也。然則墮三都。非大事乎。曰。以爲東周。視墮三都。亦小事也。若三都果墮。則陽氣方長。乃復與臨之象。非小過之象。聖人因時有爲。又別有妙用矣。君子以道爲用舍。非其身之謂也。賈生所言。舉行于他年。以道觀之。仍遇合也。遷斥之感。有道不行。而身後之事。不克前知。是以若彼戚戚也。然以理論。將相皆有功之臣。天子改容而禮者也。新進少年。事事改絃自造。豈能久立朝廷。爲賈生者。拾遺補闕。隨事敷陳。聽去取于人主。讓善而勿伐。羣處而不爭。不宜一旦舉朝政而更之。如當時所云也。易曰。浚恆之凶。始求深也。生其不免于浚恆乎。夫遇合之際。蓋有道焉。聖王治天下。有所不聞不見。蓋自屏聰明。以從天下公理也。爵祿人所同好。貧賤士所共恥。人主于此。常恐以私意偏見。求逞于下。其臣亦以曲學詭遇。取必于上。則遇合之迹雖治。而遇合之理則乖。是以爵賞由己。而有不

敢自用之時。以俟司馬之論定。屏棄由己。而有不欲盡施之時。無求備而赦小過。所謂秉公理以御下。使人由而不知也。是以天下之人。爵祿顯榮。在乎不可必得之中。然後孜孜爲善。求當人主所好。若執左契而取給。則怠心生矣。淪落屏棄。不可智巧營求免也。而可懋勉奮勵免焉。故亦孜孜爲善。求免意外斥逐。若限以必不可得之數。則不肖之心又生矣。此昔之君子。所以雖有不遇之時。而好修不已也。上之人以不肯自用者。鼓舞其下。下之人以不可必得者。逢迎其上。故遇合之事。失之者不可怨。得之者不足矜。一歸于天下之公理焉。故不舍道求人。其窮也固宜。然非所謂窮也。可通之道自在也。非有求于人也。而治天下之道在焉。天下後世。用其道以致治。則皆通之日也。賈生之言。主父偃以安社稷。此以公理爲遇合。而非一人窮通之私見也。然則賈生之戚戚。猶存乎一身之私。而非達乎遇合之公理也。周亞夫爲將。確守便宜。細柳之嚴整。猶昌邑之堅定也。以此見稱文帝。卽以此得罪孝王。亞夫執節未變。文景之時。則異矣。時者。聖賢之所無如何者也。故君子匡時之念。切于謀身。以爲時苟不康。雖一身之賢智。不克自濟。而況富貴乎。石曼姑率師圍戚。公羊之說。與孔門不合。未必有當衛事。然其理亦有可用。故雋不疑據之以斷僞太子。適合其意。當時皆自謂不及也。蓋古人之書。有道有節。全體可法者道也。一事可從者節也。全體可法。則變化亦在其中。一事可從。則機會不失其時。孔門之論道之全體也。雋不疑之斷事之一節也。審此。可以明引經斷事之法矣。後世專尙律令。而引經之學無聞。然不可不識其義也。識其義。而後事之變者。可與權也。勢之所在。功名之士爭趨之。賢者則以禮進。以義止。確乎不改者。非時勢所能移也。子順